

长篇命案惊险小说

# 毒命大佬

雪米莉 著

华龄出版社

72  
2.21



[京]新登字 068 号

**毒命大佬**

雪米莉 著

---

出版发行： 华龄出版社  
(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3号)  
邮编：(100034)

经 销： 新华书店

印 刷： 北京市达明印刷厂印刷

---

787×1092毫米 32开 9印张 191千字

1995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6年6月第2次印刷

印 数：20001—25000

---

ISBN7—80082—633—3/I·94

定 价：9.50元

## 内容概要

差岩是泰国贩毒大王差利之子，他携巨金和毒品到香港，独闯天下。很快，他便成了香港黑势力追逐的目标。

而差岩英武善战，生性聪明，不仅赢得许多女孩的芳心，也击败黑道设下的陷阱和圈套。这令黑帮大佬又恼又恨。

警方反毒组长陆大威受国际刑警之命，四处捉拿差岩。在警匪双方血战中，差岩几次逃脱，最后，差岩和陆大威之妹陆婷双双死于混战之中。然而，大威反受警方指控，而差岩之弟，差瓦又从泰国飞来，接替其兄事业，继续与警方抗衡。

## 目 录

- 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独闯港岛 ..... | (1)   |
| 第二章 | 铤而走险 ..... | (36)  |
| 第三章 | 逆境艳遇 ..... | (70)  |
| 第四章 | 侠胆柔肠 ..... | (103) |
| 第五章 | 情天恨海 ..... | (136) |
| 第六章 | 海崖血战 ..... | (170) |
| 第七章 | 突破警网 ..... | (205) |
| 第八章 | 情去魂丧 ..... | (239) |

## 第一章 独闯港岛

许多人都将香港称为“东方之珠”。

可是，一些血性汉子，江湖豪杰却不这样认为，他们将香港视为“冒险家的乐园”，大展宏图之宝地。只要有本事，在那里，是可以争得一席之地，飞黄腾达的。

差岩就是抱着这一目的和幻想，而决定去香港闯一番天下的。

他知道，在中国，三十年代时，上海曾是冒险家的乐园。但是，几十年沧桑变幻，今日，香港取代了上海。这一殊荣，已堂而皇之地落在了香港的头上。

差岩不顾父亲的阻挠和规劝，他毅然携带了一笔可观的巨资，只身来到了他梦寐以求，盼望多年的神秘之地——香港。

到达启德机场，既没人来迎候，也无他人来接机，他独自搭乘计程车向市区里奔去。

为他驾车的，是一位地道的华仔。他既年轻又热情，自从将差岩拉上自己的车中，他的话就一直没停过。

他讲的是一口流利的广东话，而差岩却很少听懂过。

虽然，在泰国，广东人也不少，与他们打交道时，差岩不时也学会一点。可是，来到香港后，只感到自己对华人太陌生，太无知了。

无奈之下，差岩忍不住问：“兄弟！能说几句泰国话吗？”

“怎么不可以，干我们这行的，各国的语言都得会一点儿才行。”司机立刻用熟练的泰语答道。

差岩根本没料到眼前这位英俊小子有如此流利的泰语能力。因此，他倍感惊奇和佩服。瞬时，心中暗暗赞叹起来。

“朋友！你真好，泰语说得如此流利，简直令我难以置信。”

见对方夸耀，那司机更是得意忘形。他眉飞色舞，口若悬河，并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。仿佛间，他想在这位泰国小伙子面前炫耀显示一番。干服务行业的人，大都是这样，求顾客的欢心，是他们的本能。

“先生！你准备下榻哪家宾馆酒店？”司机热情地问。

差岩笑了笑说：“你认为呢，香港哪家酒店上乘就去哪家吧。”

“嗯！看样子，你是第一次来香港吧？”

“嗨！你眼力真不错，一眼便看出我的破绽来啦。”差岩爽朗地揶揄道。

司机欢快地按了几下喇叭，很是得意地说：“不是我吹，只要坐我车的人，我就能一眼看出，他是从何而来，到此干什么，还可以辨别对方的身份如何。”

“你真有这套本事？你看我是干什么的？”差岩试探地问。他想当面应验一下他的话。

司机侧头望了望他，很自信地说：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一定是一位富家公子，此次来港，多半是来此游玩，豪玩一场。我的话对吗？”

他的话刚说完，差岩心中不觉一震，全身不由自主地颤

动了几下。没想，这小子倒真有套本事，一眼就看透了自己的身份和心迹，看样子，此人并非寻常，难道，他真有特异功能不成。

想到此时，差岩很想令他停下车来，立刻换乘一辆车去酒店。

殊不知，对方似乎又看透他的心迹，于是，他笑着说：“先生！别介意，我随便说说，你不必担心，本人并无歹意。”

见他这番温心的话，差岩又很快打消了换车的念头。他心想，也许他是碰巧猜中了，象他们这种人，畅口而谈的时候，随处可见，如要与他们计较，是大可不必要的。

于是，差岩大度地说：“你尽管开车吧，我没事儿。”

“放心，我会将你送到香港一流的酒店去。”说着，他驾着车飞驰而去。

入夜的香港，华灯初上，绚丽多姿，奇异妩媚的灯火，将香港的街市装扮得分外妖娆迷离。差岩目不转睛地望着这迷人的夜景，并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。

“哇！太美啦，简直像置身仙境一般。”

“先生！比起曼谷，也许还差一点儿吧。”司机似乎很谦逊地问道。

差岩立刻答道：“不！香港比曼谷美，而且胜过不知多少倍。”

“真的吗？我没去过曼谷，但是，我对那儿的印象却特别好，不知是什么缘故。”

“也许你是被泰国的人妖所迷住了吧。”说着，差岩爽朗

地笑了起来。

司机并不在意，他将车驶入市区，仿佛故意要让这位泰国年轻人仔细将这儿的市容一览如迷。

差岩的确被香港的妩媚所倾迷，他暗中在庆幸，自己的选择是很正确的。

正当差岩还倾迷在繁华的夜景中时，车突然停了下来。可是，差岩还一无所知。

“先生！你下车吧，我……我无法送你去酒店啦。”

听司机这么一说，差岩才从倾迷中回过神来。他望着司机，迷惘不解地问：“这是为什么，不是你亲口说要送我去酒店的吗？”

那年轻司机用嘴朝前努了努，很紧张地说：“先生！你看见没有，有人挡住了我的去路。”

差岩顺从地朝车头望去，果然，在这条不宽的街道中央，有几辆黑色小车挡住了去路，并且，车周围还立着好几个彪形大汉，他们双手叉腰、冷目相视，虎视眈眈地望着他俩。

差岩心中只是疑虑，但并不惊慌。从闯荡江湖以来，他就是没有被人吓唬住过。

“这些家伙是什么人？为何要拦住去路？”差岩问。

司机却已吓得不知所措，他战战兢兢地答道：“先生！他……他们是新义安的人，常在这儿打劫袭人，谁见了他们，都……都得避而远之。”

“新义安？就是香港黑道上的一霸，对吗？”差岩略有省悟地问。



“不错！提起他们，全球的人也许都知道的。”

差岩心中已明白几分。看样子，他们是冲着自已来的。眼下，要对付他们，唯一的办法，只有暂避一时。此地，他是人生地疏，一旦拼起来，吃亏的，只能是他，而不是对方。于是，他对司机说着：“朋友，请你退回去，另择道而去。”

“先生！这……这恐怕不行吧，只要我们一退，他们准会一拥而上，到时，我……我的小命也会搭上，你……你还是下车吧。”

见这位司机那可怜巴巴的模样，差岩又怜心大发，他也觉得，不应连累于他，毕竟，他是无辜的。

“好吧，既然你要我下车，我也只好如此。不过，你得答应我，退回去后，立刻找个地方，照这个电话号码通知我的朋友一声，也好让他们知道，我刚来此地就遇上麻烦了。”说罢，差岩将一张纸片和一叠钞票同时塞到他的手中。

“你……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来接你呢？”司机接过钞票，怯生生地问。

“这没什么，见见世面也不错嘛，看他们敢把我怎么样，你只管照我的话去做。”说完，差岩拉开车门，独自走下车去。

司机立刻调转车头，很快溜走了。

差岩下车后，他很坦然地与他们相对而立，两道锋利而果敢的目光，直直地射向对方。

“朋友！你们想干什么，直说吧，不然，我得告辞了。”

这时，只见一个个头很高的汉子上前跨了几步，然后阴冷地说道：“你就是那位刚从泰国来的小子吧？”

差岩毫不畏惧地答道：“不错！算你猜对了。”

“既然是这样，请上车，随我们走一趟。”

差岩轻蔑地冷笑了两声，很傲慢地答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，凭什么要随你们去？”

“臭小子！放聪明点吧，在香港，你就得听我们的，否则，你会吃苦头的。”

差岩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假若我不愿随你们去呢，你敢对我怎么样？”

“小子！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到时，你会后悔的。”

“我从来就没做过后悔的事，想吓诈我，你们休想。”说罢，差岩转身而去。

见这位泰国小子如此傲慢骄横，这帮人已是怒不可遏，领头的大喝一声：“去，给我摆平他。”然后，那帮汉子立刻一拥而上，很快将差岩围了起来。

差岩朝四周环视一下后，说：“怎么，想打架？我很想试试香港人的功夫。来吧，切磋武艺，也是习武人的爱好和意愿。”

“臭小子，闲话少说，你准备挨打吧。”说完，几条汉子一齐扑向差岩。

差岩并不惊慌，面对几个穷凶极恶的家伙，他心中只是愤慨，并无恐惧之色。因为，他已发觉，这几个汉子，虽然样子很凶暴，但他的拳脚并不厉害，不像是受过武术调教过的武士，要对付他们，也许并不难。所以，他们刚一出招，就被内行的差岩看出了破绽。

几个汉子挥拳扑向差岩的刹那间，没想到，已操练过十多年泰拳功夫的差岩，敏捷地闪出他们的包围，而且，他飞快地一抬腿，照其中一个家伙的后臀猛踢过去，转眼间，那人便跌了个饿狗扑食。

见差岩已闪出包围，并出招打倒了自己的人，那伙人更是恼羞成怒，他们重新摆出架势，转身又扑向差岩。

“香港仔！来呀，想玩，我们就玩个痛快。”差岩说着，将衣服一脱，立刻露出那宽厚坚实的胸脯来。

在泰国，凡是要进行较量的人，都是赤着上身，以示自己的魄力和坚毅。

差岩双手一合，暗自运足了气，只要气上胸口脑门，通带全身，无论是谁，他都不会畏惧的。

一个家伙首先冲上前来，飞腿向差岩踢去，而差岩用手轻轻一拨，并照他的腿杆狠狠一击，那小子猛然厉叫，捂腿倒地，叫喊不停。看样子，他的腿已被差岩废了，一时间，他是休想再站起身来。

此刻，又有人挥拳扑过来，差岩闪身避开锋芒，趁对方没来得及伸出下一招时，他便给对方来了个黑虎掏心，顿时，那小子口冒鲜血，仰头倒在地上。

没想，这泰国小子有如此之厉害，好几条汉子都不是他的对手，这样，更是气恼了那领头的高个大汉。此刻，他决定亲自出马，要与这位貌不惊人的泰国仔走几招，以便镇住他的凶狂气焰。

“让开，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，看我怎么教训他。”说罢，

他拉开自己的弟兄，怒气冲冲地立在差岩的面前。

“朋友！我觉得，没有再玩下去的必要了，你们那几招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再玩下去，吃亏的，倒是你们自己。”

“哼！臭小子，休要口出狂言。鹿死谁手，一时难料，还是准备接招吧。”说着，他挥拳就照差岩的面部击去。

差岩头一歪，敏捷地躲过了这一招。可是，没等他回过神来，无意中，他的胸部却被对方击中一拳，立刻，差岩晃然退了好几步。

原来，这家伙是先虚晃一枪，趁他躲闪之时，猛然使出了另一招，这就叫声东击西。

差岩幸运足了气，这一拳对他来说，一点儿伤害也没有。不过，他也掂量到，对方的劲不小，招式也很巧妙，看样子，此人是习武之人，自己切不可掉以轻心，以防吃亏。

那领头的家伙，见自己旗开得胜，先胜一招，于是，他望着自己的弟兄得意地昂了昂头。

“小子！怎么样，这一拳的滋味不好受吧？”

差岩淡淡一笑，本想扑过去，好好教训他一番，让他在自己的弟兄面前出尽洋相。可是，他转念一想，自己还是趁机溜走，不与他们过多地纠缠。常言道，强龙难压地头蛇。凡事还须忍耐一点儿的好。

想到此，差岩弯腰拾起衣服，还故意用手揉着胸口，像是被对方击得难以忍受似的。

“你们人多势众，我不想同你们玩，改日再来奉陪。此刻，我要告辞。”说罢，差岩拔腿朝身后的方向狂奔而去。

那帮人哪肯轻易放走这位眼看到手的富仔，于是，他们驾车，疯狂地紧追不舍。

差岩沿着大街狂奔着，尽管他飞奔的速度非常惊人，但是，人的两条腿，无论如何也跑不过汽车轮子。转眼间，几辆车已逼近了他身后。

无奈之下，差岩闪身溜进了一家夜总会。

这是一家非常气派的夜总会，到此光顾的人非常多，看样子，这儿的生意不亚于泰国的人妖表演。

差岩溜进大厅，随即又向人堆里挤去。此时，台上正在表演脱衣舞，一位身材窈窕、模样妖冶的女人正将自己的衣服一层层地剥去。

台下的观众，不时掀起阵阵狂呼嚎叫，整个大厅里，充满了淫邪的狂潮。

差岩挤向台前，此时，那脱衣女郎不知为何缘故，立刻抓住了差岩，并将他拉上台去。

见这般情景，台下的好色之徒们更是狂叫不已，有的情不自禁地向台上扔去果皮，纸盒，易拉罐等物，台上台下顿时掀起疯狂地喧嚷。

脱衣女郎更是如痴如醉地表演着。她一边扭腰摆臀，又一边搂着差岩。

脱衣女郎仍未停止她的表演，在激情明快的音乐声中，她将差岩搂得更紧。

“求求你，要知道，在这儿的规矩，谁为我脱去最后一件衣服，今晚，我就属于谁。”

差岩信以为真地问：“是真的吗，在香港还有这等好事？”

“这是真的，不然，为什么有许多人要争着干这份差事。”

女郎话音刚落，台上已拥上了十几个淫荡浪狂的年轻男人来，他们望着迷惘的差岩，那跃跃欲试的样子，立眼可见。

差岩再举目向台下望去，在人群中，追赶来的彪汉已慢慢地向他逼来，他立刻附在女郎的身边，轻声说：“好吧，我答应你，不过，我脱下你的胸罩后，你立刻带我离开这儿。”

脱衣女郎欣然应道：“放心吧，我会照你的话去做的。”

“喇！”没等脱衣女郎离开他的怀抱，差岩毅然撕下了她的胸罩。

紧接着，全场顿时响起狂风般的掌声。与此同时，口哨声和呐喊声此起彼伏，一浪高过一浪。

女郎并不感到羞怯，她轻轻推开差岩，并随音乐，扭动着身子。

突然，灯光骤暗，脱衣女郎拉着差岩，边跑边说：“傻小子，快跟着走吧。”

趁着黑暗之中，差岩与那女郎很快离开了舞台，当灯光重新照亮时，差岩与女郎已双双消失了。

那女郎将差岩拉至自己的更衣室，并将房门紧紧掩上。她一边卸装更衣，一边问差岩。

“先生！看你好像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差岩在这间不大的房间，心稍稍平静下来。看来，他终于摆脱了新义安一伙人的追击。他微微一笑后用生硬的粤语答道：“我刚才被人追杀，要不是你将我拉上台去，说不定，

我已被他们给送进地狱里了。”

女郎换好衣裙，顿时显得更加妖媚靓丽。她瞥了差岩一眼，惊奇地问：“有那么严重吗，你得罪什么人啦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啊，刚下飞机，就被他们给拦劫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刚下飞机？”女郎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，很是惊奇地问：“你从何而来，到此干什么来了？”

差岩镇静地答道：“我从泰国来，今次来香港，是想好好玩玩，因为，我还从未到过这儿呢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泰国人？”女郎惊喜地问。

“不像么，你……你是港妞？”差岩反问道。

女郎羞怯地背过身去，难为情地应道：“先生！不瞒你讲，我也是泰国人。”

“什么，你也是泰国人，小姐！我今天真幸运，无意中遇上了故土同胞。”说着，差岩惊喜地迎上去，又情不自禁地握住她的双手。

女郎更是羞臊不安，她急忙抽出手来，热情地说：“先生！这儿说话不方便，我们换个地方吧。”

“去哪儿呢，这个地方我一点儿也不熟悉。”

女郎沉思片刻后，果断地说：“如果不嫌弃，先生去我家好吗？”

差岩一时没有别的主意，因此他顺从地点点头：“好吧，只好打扰你啦。”

随即，女郎带着差岩，谨慎地溜出后门，搭乘计程车，悄然离去。

她的房间，在一幢豪华的公寓里。差岩一踏进她的房间，就被房里的一切迷住了。

房间完全是按泰国的情调布置装饰的，一来到这儿，就有种思乡怀家的感受。所以，差岩走进房后，一直沉浸在家乡故土的思恋之中。

“小姐！你也许非常思念自己的家乡吧？”差岩用泰语问道。

她掩上门，淡然一笑说：“有那么一眯儿，离乡背井的人，总是渴念自己的家乡亲人。”

“所以，你就将房内的一切，按家乡的情调布置起来，以安慰自己。”

“嗯！你说对啦。”女郎来到差岩身边，亲切地问：“想喝点什么吗？”

似乎已感到有些疲惫和乏力的差岩，此时，正想借酒解解乏。于是，他随口应道：“来点白兰地吧，我们泰国人，都喜爱喝这种酒。”

“好吧，很巧，我也常喝这种酒。”说着，她立刻拿来一瓶白兰地及两只酒杯。

“小姐，我怎么称呼你呢？”差岩望着她那张俏丽的脸问。

“拉拉亚！”她笑着应道。

“拉拉亚，哇！多么美丽动听的名字，什么时候来香港谋生的？”差岩呷了一大口酒后，问道。

拉拉亚低着头，深沉地答道：“都快两年啦，当时，我被人骗上蛇头的船，不知不觉地被卖进了这家夜总会。”



“原来是这样，你家中还有亲人吗？”差岩好奇地问。

拉拉亚摇摇头说：“父母早亡，跟着哥嫂过日子。可是，嫂嫂心毒，趁哥不在家，便将我赶出了他家，就这样，我……我就被人所骗。”

听了拉拉亚的讲述，差岩心中不觉沉重起来。他真为她的遭遇所难过，如此漂亮的女孩，竟然落进色情场所，过着低贱的日子，想来实在惋惜。

“拉拉亚！请原谅，我不该向你提起那令人伤感的往事。”差岩愧然说。

拉拉亚摇摇头说：“这不关你的事，只有遇上同乡知己，我才谈这些。今日有幸碰上，真令我高兴。”说着，她举杯爽快提议道：“让我们为巧逢而干杯吧。”

“嗯！这很有必要。”差岩豪爽地接受了她的提议。

碰杯时，他俩那渴烈而情迷的目光相撞。顿时，火花闪亮，心房猛动、情不自禁中，他俩的脸颊都同时感到灼热起来。

“先生！你……你真帅，想必你一定是富家公子吧。”拉拉亚情深意切地问。

“何以见得？”差岩微笑着问。

“凭我的眼力和直觉，我的猜测对吗？”

“有一点儿。”

拉拉亚用手捂着他的手背，并动情地说道：“先生！你不会介意我在舞台上的表演吧？”

差岩摇摇头道：“怎么会呢，逢场作戏，谁都明白。我深